

Wen ti nu ren



Wentihuren

献给青年朋友们

问题女人



我行我素，独立独行，
游手好闲，懒懒散散，潇洒自在，
不理睬来自任何人的任何赞许、
指责、标榜、仇视、
自由着、快乐着、飘着……

网络原创边缘性小说精选

赵凝等著



Xiangqingnianpengyoumen

献给青年朋友们

问题女人

赵凝等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络原创边缘性小说精选/问题女人/赵凝等著

—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2

ISBN 7-5387-1851-6/I·1596

I. 网… II. ①问… ②赵… III. 文学—小说集—当代—中国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7285 号

问题女人

责任编辑：李至高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数：30 千字

印张：11

版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册

书号：ISBN 7-5387-1851-6/I·1596

定价：18.00 元

目 录

1/	问题女人	/赵 凝
9/	玫的流浪	/蔡测海
62/	大智慧	/谢德军
	62 / 第一章 天才裸荒	
80 /	第二章 外宇宙人文经济大学商学系	
	88 / 第三章 虚妄的民主	
	102 / 第四章 人生无故事	
	112 / 第五章 论非凡的轻蔑	
	122 / 第六章 青黄不接的季节	
133 /	第七章 逆境不久 强者必胜	
	154 / 第八章 魏玛大逃亡	
	158 / 第九章 真正的文明	
171 /	第十章 规则造就结果 形式创造内容	
	191 / 第十一章 论承诺	
	207 / 第十二章 英雄无家园	
	224 / 第十三章 论友谊	
	239 / 第十四章 生存与死亡	
	247 / 第十五章 论奴隶的骄傲	
267 /	第十六章 外宇宙人文经济大学商学系	
	273 / 第十七章 最后的联欢	
	284 / 第十八章 卑微虚荣与诱惑	
	302 / 第十九章 天涯各分散	
314/	梦幻天使	/可 安

魏 微

一个年龄的性意识

一个年龄的性意识

我本来想说的是性意识和时代的关系。我喜欢把一切东西与时代挂勾，找个体后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和底子。个人是渺小单薄的，时代是气壮山河的，我们得有点依靠。

后来又想到了性意识与年龄的关系，觉得稍稍冲缓了一些，虽然也不甚满意，然而较之时代，毕竟老实了许多。

小容有次邀请我和叶子去她家作客，她刚借到了杰克逊的《危险》现场演唱带，还有爱情片《燃情岁月》。

后来我们又看了一部带有色情场面的片子，在看那部片子之前，小容特意征求了我的意见。我以前没看过，而且未婚，而且——在她们看来——也许是单纯的。我答应了。

小容接着对叶子说，这部片子并不好，粗制滥造，是下等的片子。然而也不妨看看——看人可以“下等”到哪一步。她曾经看过一部黑白片，是所谓“上等的片子”，制作精良。欧洲人的身体本来就是好看的，离本能和欲望更接近。而且并不讳言，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东西。

而且——它是舒展的，小容钦仰地说，自然而然地好像本来就该这样，不这样反而不对了。下午的阳光照在这个26岁的女孩子的侧脸上，她的健康和眉飞色舞。阳光里的灰尘空漠而且大。阳光里侧的那半边脸则是阴凉的，使人觉得唐突和不安。

皮上方盘旋，忽儿上升，忽儿下降，它也像是听到了刚刚波波的什么话，有些暗自得意，舞之蹈之，波波两眼盯着它，眼神儿有些发直。

一道青灰色的人影从长方形的木门框里直伸进来，人影的顶端一直落到波波的脚下，在距波波还有一定距离的地方，那个狭长的影子停住了，静默片刻，忽然开口说：

“波波，怎么还不走？”

波波见是小姑羊贞，脸就有些红了。不知刚刚的话她听到了没有，这是三八妇女节的茶话会，羊贞有可能参加。羊贞和波波分属一个单位的两个部门，但这个单位很大，她俩碰面的机会并不多。羊贞的母亲也就是波波的婆婆做官的时候曾经分管过他们单位，现在退下来闲居在家，但精力仍很旺盛。

回家这一路波波心里都在打鼓，她拿不准羊贞是否已经听到了她在会上的那番话，当时说了也就说了，只为过嘴瘾，过后才知后患无穷。波波一路上都在揣摩羊贞的心思，羊贞是一个不会让人轻易猜透她心思的女人，她喜欢穿金属灰或者烟色的衬衫，瘦而紧身，既前卫又古典，头发是向一边倒的发型，像一块剪成斜茬的布，密紧而又稳妥地斜贴在前额上，半遮半掩欲言又止的样子。地铁站台上挤满了人，她们每天下班都赶上“高峰时间”，不挤已经不习惯了，人贴着人，人挨着人，人抵着人，行走已变成一种不用思考的惯性运动，人被蠕动的人流裹挟着往前走，仿佛是风中的一粒沙子，风刮到哪儿，沙子就被带到哪儿，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列车无声无息地进站，停稳之后所有的门同时裂开，人群开始涌动，波波和小姑羊贞就是在这时被挤散的。波波上了车，把身体隐匿在人群里，这才吐出一口长气，这口长气由于用力过猛吹得站她前面的一男青年的后脑勺一阵头皮发麻，那人回头道：

“哎哎，我说——干嘛呢你？”

他的后脑勺上忽然冒出双瞪得像铜铃那样大的眼睛。

“哦，对不起……”

波波一边跟那人道歉，一边忍不住想要偷着乐。她讨厌跟羊贞一道走，却又不得不时常跟她在一起，一家人嘛，谁让自己有这么个小姑呢。交朋友可以挑三捡四，小姑却是丈夫他妈生的，想改也改不了，除非离婚，要不然她一辈子还就跟你脱不了干系。这真烦人。波波不喜欢羊贞，波波觉得羊贞其实骨子里也很讨厌自己，只是嘴上不说罢了。波波躲在密密匝匝的人丛里，眼睛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看出去，不见了羊贞的踪迹。波波想，把自己隐蔽岂来原来也不是什么难事，一眨眼功夫她就像魔术师一样把自己给变没了。没人知道波波有多么憎恨这种生活在别人眼皮底下的生活，有那么多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自己的后背早已被人戳得百孔全疮——密密麻麻全是窟窿眼儿。

地铁列车平稳地行驶向前，车灯忽明忽暗，在临近到站那一刻，也许是车厢照明系统接触不良的原故，车厢内忽然一片漆黑，整个世界陷入短暂的掉电状态，眼睛从煞白刺眼的光环内猛然脱落下来，掉进一个幽深无底的洞内。波波感到自己的身体呈自由落体状态疾速向下坠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就在这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人用胳膊肘在波波过份饱满的形状诱人的胸脯上十分粗鲁地撞了一下。波波怀疑是刚才跟自己吵架的那个小伙子干的。列车进站时，一切恢复正常，刺眼的白光均匀地洒落在车厢的每一个角落，身边已经换了一批人，那小伙子早就不知去向了。

波波愣愣地盯着车窗外的站台，她看到移动的人影是那样不真切地快速向后倒去，就像用录像机倒带子时看到的情景。波波忽然很想提前一站下车，以便甩掉羊贞，她提前挤到车门口，车门的玻璃上清楚地映着她的人影，由于底色昏暗，头发几乎和背景融为一体，只是在头发打折拐弯的地方才出现一丝丝很有层次

的光晕。波波梳的是那种发梢打得极碎的染成深棕红彩发的半长发型，波波认为这种颇具个性的发型是再适合自己不过的了，波波试过很多发型，总觉得与自己不相干，有时到很时髦的发型屋去做了个名字耸人听闻的新发型出来，走在街上，心里觉得怪怪的，总觉得走在街上的这个女人头和身体是分离的。这种怪异奇特的意象使波波感到恐惧，她转身走进另一家理发店，把刚做的新发型喀嚓喀嚓剪了个精光。

波波提前一站下车，把在下一站下车的羊贞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一站出奇的冷清，地面光滑如镜。波波走得很快，水磨石地面映着她如波的身影，她想到一个人在外面的感觉真是好，波波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竟然如此害怕回家，她在街上闲逛了一阵子，这才打了一辆夏利车回家。

“波波！”

车门一开，波波就听到羊贞并不悦耳的声音。转了一圈，两人倒又撞上了。

婆婆灰绿色的眼神儿穿过两套房子中间打通的那道隔门，直勾勾地盯着波波异常丰满胸脯，波波身上穿一件金属制品一般紧裹在身上的薄衣，人一动起来混身上下鳞片乱闪，隐约间能听到金属折裂的声响。

“回来啦？”

婆婆的声音隔着那道门空谷回音般地传过来。

两套房子从中间打通成一套，其实关起门来还是两套，是各自独立的两户人家，一个从一单元上楼，一个从二单元上楼，要不是从中间打通的话，完全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婆婆不主张二单元那个门还开着，她建议大家走同一个门，就是一单元的那个门。这两套房子是照着她和公公的级别分的，现在公公不在了，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就是婆婆了。婆婆嘴上说是一套房子给儿子儿媳住，但却不许他们另立门户，“一家人

隔着一堵墙互不来往那像什么样!”婆婆叫工人来打通了中间那道墙，这样，两家的客厅就连在了一起。两个客厅中间那道门是不允许关上的，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必须随时随地洞开着，如果计时工阿果不小心把门带上了，婆婆立刻就会迈着急行军一样的步伐冲过来把门一掌推开。婆婆一直在练气功，掌上工夫是好的。门开着的时候，婆婆正襟危坐在她那边客厅当中的一把木椅上，两套房子中间那道门画框一般把她框住，在这个家里，波波觉得无论做什么全都被人尽收眼底，婆婆那灰绿色的眼神带粘性似乎紧贴着她，她走到哪儿、呆在那个房间都走不出婆婆的视线。

“你和羊贞一起回来，为什么不从一个门上来

婆婆端坐在对面，声音却像从背后传来。羊贞在对面喝水，声音咕咚咕咚大得出奇。羊贞在婆婆眼里是个贞洁的圣女，“我们羊贞可瞧不上那些狗屁男人，不像有的女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了。”婆婆的话像钉子扎进波波心里去。波波疑心自己今天在单位茶话会上说的那番话已经被小姑添枝加叶地灌入婆婆那一刻支楞着的耳朵里去了。

波波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连自己也不知道她在找什么，这时她听到身后有个声音在说，“他不回来吃饭了”，“他来过电话了。”波波猛一回头，差点把身体紧贴在她背后的干纸一样的婆婆给撞一跟头。

“他来过电话了?”

“来过电话了。”

“他怎么说?”

“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说不回来吃晚饭了。”稍微停顿了片刻，婆婆又说，“当然啦——觉还是要回来睡的。”她意味深长地瞥了波波一眼，那一眼使波波的胸部迅速鼓胀起来。波波连忙弓起身子收起那对丰满的乳，她小时候曾经用白布缠过身，一圈又



一圈，试图阻挡那对日渐隆起的乳房的增长速度。那时女孩以平胸为美，谁要是那个地方大了会让人觉得很难为情，没脸见人似的。波波是背着母亲干那事的，她用白布把胸缠住，缠得既紧又痛，那两个小东西被包裹在里面变成了一种扁平的形状，外面罩上衣服，就再也看不出有那么一对高高耸立的东西了。

吃晚饭的时候，三个女人坐在昏暗的灯下，汤碗里的汤虽然丝丝冒着热气，但波波感觉那汤仍是冷的。波波对小时工阿果说：

“阿果，去把汤热一下。”

“汤明明是热的，还热什么？”

婆婆用铁勺子一下下舀着汤，凑到嘴边咝咝地吹出声音来。

波波一听到门响，便有些魂不守舍，以为是丈夫回来了，婆婆仿佛一眼看穿了她似地说：“我说过他不会回来了。”这一切显得像个阴谋。

波波草草吃过饭，便一个人回到房间悄悄拨打丈夫的呼机。她想知道丈夫干什么去了，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她在房间里心烦意乱地踱着方步，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整套房子寂静无声，隔着几重墙壁可以听到婆婆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小姑羊贞的房间里照例传来轻微的玻璃器皿相互碰撞的声音。她收集了整整一柜子玻璃的东西，有玻璃酒杯，有玻璃滴管，条形的玻璃电子管，她那个玻璃柜是带锁的，别人不能轻易动。这个晚上过得很无聊，丈夫一直没回电话。波波觉得丈夫好像是有意在躲避她，她强烈的欲望似乎快要让他受不了了。他总借口这儿疼那儿疼不跟她同时上床睡觉，有时她还坐在床边哗啦哗啦洗脚呢，他那边已用被子蒙住脸装模做样地呼呼大睡起来。这让波波感到很生气，躺在被窝里她看到自己丰满的、弹性十足身体，就更是感到生气。

电话机整晚静得可疑，丈夫好像监狱里的逃犯一样，一旦离

开就再也没了音讯。波波的房间里草木旺盛，种着大盆大盆阔叶曲边的植物，形状离奇，到了夜里树影翩翩地映在墙上，使人产生许多联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的味道，这种味道逐渐变浓变苦，波波在整套房子里寻找着这种苦味的来源，最后她找到了厨房，在煤气灶上寻到了一只艺术品一般充满曲线的陶罐，里面咕嘟咕嘟熬着一种味道极苦的中药。

婆婆亲手端来一大碗茶褐色的汤药，波波这才知道这整晚上的药是替她熬的。波波的儿子小波已经五岁了，在一家军队幼儿园里上全托，只有周末才回家，波波想象不出婆婆为什么要让她喝这又苦又涩的黄药汤子，婆婆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神秘，婆婆只说她需要“调理”，至于“调理”什么婆婆却闭口不谈。

波波端起碗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喝，婆婆说你这样喝可不成，所有的苦你都尝到了，这不等于慢性自杀？波波忽然放下碗来，嘴唇上印着一圈的褐色图章。感觉怎么样？婆婆问。怎么样？波波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唇，感到胸口火烧火燎般地难受。

睡一觉就好了。婆婆说。

婆婆收走了空碗，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带上。波波死人一样地平躺在床上，她想，为什么要吃药呢？我是因为太健康才变成一个“问题女人”的。很多女人回避“性欲”这个字眼，宣称自己“无欲”。婆婆和小姑就是那种女人。婆婆动不动就撇着嘴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倒也没有那么强的欲望”，就好象她是铁板一块，性行为全靠别人来强奸似的。像她这么“圣洁”的女人干嘛还要结婚呢？羊贞也受到她母亲的影响，一脸的假清高，至今也没找到一个半个象样的男友。羊贞是婆婆一手培养起来的一个典范。婆婆最看不起的是那种欲望高涨的女人，丰满性感的女人，像波波这样女人中的女人。波波想，不是我病了，就是她们病了。

那股浓烈的中草药的苦味四处弥散着，从这个屋窜到那个屋，波波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好让那种味道散出去一些。夜空暗淡，有一轮无精打采的月亮挂在正中，波波忽然明白婆婆给她吃的是什么药了。

波波平躺在双人床上，呈“大”字形摊开手脚，混身上下仿佛爬满比蚂蚁还要小的一种小虫，它们爬行的速度极快，而且连成片，使她的皮肤处于又麻又痒的焦渴状态，每一个毛孔都张开小口一呼一吸地吞食着氧气。她感到下肢松软空洞，那种空洞的感觉正在逐渐变大。乳房脱离了她的身体在空气中独自膨胀，波波听见乳房在涨大过程中乳腺变粗变大微微爆裂的声音，那声音使她感到触目惊心，在一瞬间她仿佛变成了一头能吞食一切的巨兽，那只巨兽长有巨大的乳房和生殖器，墙上有那巨兽的影子，波波望着那影子，心中充满恐惧。

起风了，打开的窗子砰砰作响。对面墙上出现了两只巨兽搏斗的幻影，其实那是一些植物的长爪在作怪。波波看见那些长爪正在蹂躏那两只汽球一般巨大的、漂浮在外的乳房，有一根长长的、粗壮有力的物件直插入那巨兽的下体，这时候，波波听见一声巨响，仿佛整个楼坍塌了一般。

所有的灯都亮了，婆婆看见羊贞的房间里一柜子的玻璃器皿翻到在地，羊贞体内体外都是碎片。最光滑圆润的那根弧形玻璃管碎在了她的阴道内，娇嫩的、粉红色的内壁上挂满了晶亮的玻璃碴子。

祭测海

玫瑰的流浪

玫瑰的流浪

1

听人一说，我就相信。太阳是女星，裸体。你只能感受她的温情和热烈，不能细看她裸体的秘密，她会用一把金针刺伤你的眼睛。月亮是男星，他其实不过是阴影，一团暗淡，据说那暗淡中藏着丘壑。我相信，世界是由许多传说组成的，而且建立在我们的信仰之上，我信仰太阳、月亮，因而我相信所有的传说。如果历史是真实的，传说至少同历史一样真实。

女星是活的，据说我们是因她而生生不息，但她却裸露着一动不动，像迎合，挑逗，又像拒绝，不躲藏才是奥秘，她演奏着辉煌的韵律。

男星是死的，除了死亡还是死亡，是死亡的相加，是死亡的平方。他总是不停地忙碌，像是抱定了某种伟大的目标，永无休止地前行，脚下是他惯常的平庸的轨道。他风光和暗淡，完美和残缺，他恰到好处地获取太阳的光辉。他像个绅士，像个有出息

的人，他的夜生活特别丰富，他习惯了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情，有时候他也爬墙头爬窗户，无论是公主还是贵妇人，都同他情意融融。古往今来，多少美丽而孤独的多情女子和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男性诗人才子与这位高高在上的花花公子厮混在一起。厮混成为男星唯一像模像样的使命，它因此多次获得不朽，获得众多倾心和光辉的诗篇。是的，我们是用无尽的诗意浸淫了我们的月亮与魂。

有人在《太阳报》上发表文章，说要炸毁月亮，人类就会生活得美好。这个人而且根据人类智慧的接受能力，举出一些本世纪众有所闻的天体科技事例和道理加以论证。这个人也许并非要真正地去谋杀月亮，他不过是为了要惊世骇俗。这正是男星的另一种禀性，惊世骇俗和做花花公子。月亮不是一直在惊世骇俗和做花花公子吗？月亮是我们的阴魂。

太阳就是太阳。月亮就是月亮。它们早已成为我们的常识。像男人、女人、总统、鞋子、江河、铁路、吸毒、艾滋病一样。它们是传说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历史是历史的蓝图，现实是现实的意象。人的使命就是制造意象和描绘蓝图的。是的，难道我们还有别的使命吗？如果有，也必定是早已遗忘。遗忘是人共同的宿命。

人是什么？人就是常识拥有者。常识是人活着的部分。常识也是粮食。一人一份。

没有常识，男人和女人，太阳和月亮，总统和鞋子，一切与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常识也是一种能力，有时候，常识比理想更为重要。出门带雨伞是常识，而那些只有思想而没带雨伞的人一个个总是被浇得湿淋淋的。

思想是一种病，文字是一些细菌。

玫没这么说，也没这么想，但她还是感觉到了某种危害，她总是心神不宁，一个人想要好好生活，然而不能好好生活，这便

是思想的危害。她读过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读过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也读过《红楼梦》和《金瓶梅》，还读过《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类的禁书和流行的性知识一类的书，她读这一类书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为了帮助她好好做女人和好好生活。但这些书反而使她心神不宁。她悄悄地渴望被男人诱惑，被强有力的肉体占有。马上又想到被破坏，卧轨自杀，她看到一个人卧轨自杀，在铁道上的碎石里如粘附在钢轨和枕木上的血肉凝集起来，只有一小塑料袋，像从肉铺里买回的一袋肉，她不知道怎样去接受一个男人和接受怎样一个男人？她弄不清女人的意义是什么：她虽然觉得如女代表在各种会议和文章中说女人应该如何如何是如何地空洞。但却不明白女人的实际内容到底是什么？

文字掺杂着一些思想，使玫的生存条件变得十分恶劣起来。她开始经常性地痛经。医生说，结婚以后就会好，不用吃药，吃药没用。那什么才有用，玫问。女医生说，结婚。结婚？对，同男人睡觉！那女医生就是这样缺少耐心和缺少人性，人性往往表现在耐心上，非人性的东西是由耐心去克制的。女医生说，痛经是一种积郁，需要释放。医生似乎是一种没有疼痛和苦难感的人，他们习惯一些操作和理论分析。他们是一种没热情的力量。

有时候，玫就觉得自己很难过，很悲哀。只有在月光照进她的窗子，或者她独自一人在月光下漫步的时候，她才清静地生出一些浪漫来，这些浪漫有时候是很美丽有时候是很险恶和很刺激的故事，但这些生动具体的故事并未真正地侵犯她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所以，她散步和躺在床上便能保持某种正常的姿势，像我们想象中的少女那样。她让人看起来像十八岁，也好像她将永远十八岁下去。她的头发很长很黑，走起路来很飘逸青春气息荡漾。她的眸子亮汪汪地很黑，很有神采，她的嘴是画的，鼻子是塑的，她收藏在浴室里，卧室里、衣裳里的胴体是一件古往今来

的杰作。她的隆胸很白很生动但绝不色情。她是一位感到女性无比神圣的艺术大师按照真善美的美学原则创造出来的。玫是一个美学原则，让你欣赏却不可以亵渎。她觉得自己是神的恩宠同时是自己的作品，她想自己的美一定是经自己修改过，而且能进行不断地修改。不能再修改的美是丑的。

她让别人能够爽心悦目，她自己也以为快乐。像一部书，充满着冲突、反差、律动，读者觉得很够味。书又是宁静的，撕扯、焚烧、虫蛀、陈旧，书本身没有气恼和难过。可是，人染上了书的毛病，就不行了。玫不是一本书。她会烦恼与快乐。

玫是一个人，像她自己那样活动着的女人，她创造着女孩子的优美季节，然而，书与思想让她活得很恶劣。她也不觉得她需要一些常识的帮助，在找得到的那些常识里，她也许像查找各种各样的辞典那样都查找过了，有些女孩子是靠英雄和旗帜活的，她们被流血牺牲和松树与鲜花装饰，玫把她们叫做革命的美人。有些女孩子是靠游艇与海滩活的，黄金与爱抚装饰了她们，玫把她们叫做休闲的美人。有些女人是靠爱情与诗意活的，玫把她们叫做恋爱中的美人。

辞书是学者教授和公众生活的工具书，玫觉得辞书之类的东西对她没有什么帮助。

在没有各种辞书之前就有了太阳和月亮。书是人写的，男人和女人都写过书。

总不是那么个意思。玫不停地想，不停地想、有时候边走边唱。她的声音很好听。

那声音不是所规范的高音、中音，也不是低音，那是可以评论的范围之外的一个声音，像夏季，微风吹过森林的那种声音。

假若一个人听出自己声音总是在别的规范之外，而并不惶恐，就没有必要加入大合唱。你不必冒充大多数。也别难过，节日庆典或各种彩排，那大合唱的声音其实不属于任何人，一个合

唱队而不是她自己。她参加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合唱，她的声音被强化，被压抑，歌声像暴风雨一样打着你的花蕊，而你却在歌唱。你没有意志，也没有思想，这合唱成为你无法逃避的某种事物。男星或者女星，合唱是星群。

2

女人不是某种观点。

我不是一个错字，我是一部禁书。

睡觉时手放在胸口会做恶梦。母亲在玫很小时就这么对玫告诫过。除此之外，母亲还告诫玫不要吃草莓，对此，玫一直不理解，到玫上了大学，别的女同学都爱吃又大又鲜的草莓，玫不吃，她不知道为什么不吃，她几乎已经忘了母亲告诫她不要吃草莓。母亲的告诫还有许多，玫大概没一条能记住的，她不能一条一条地记住那些告诫，母亲的告诫于是就凝结成一个整块，成为哲学课堂上的所说的体系、整体一类的东西。野草莓成为她的黑格尔、叔本华或尼采。母亲除了是你的肉体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之外，她还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有时候，她成为歌咏比赛的选题，成为大合唱的节目。母亲成为公众的非私有的存在。母亲有时候成为革命、祖国、大自然、执政党等等大的抽象的事物的同义语。那位严谨慈爱、唠叨的母亲便融合在一片抽象之中。世界的词语就是这样排列组合的。

到了大学二年级，玫几乎总是睡觉时把手放在胸口，到醒来时，她的双手紧握着一对童心十足的乳房，这让她觉得对不起什么人似的，羞愧地暗自红一下脸，她觉得很对不起自己。身体是